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Lorrie Moore

BIRDS OF AMERICA

美国鸟人

[美] 洛丽·摩尔 著 张晓晔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Lorrie Moore
BIRDS OF AMERICA

美国鸟人

[美] 洛丽·摩尔 著 张晓晔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0-807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国鸟人/ (美) 摩尔著; 张晓晔译. 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8176-9

I. ①美… II. ①摩… 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5009 号

LORRIE MOORE

BIRDS OF AMERICA

Copyright © 1999 by Lorrie Moor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, LLC.
through Andrew Nur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特约策划: 邱小群

责任编辑: 欧阳韬 孙一楠
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美国鸟人

[美] 洛丽·摩尔 著 张晓晔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: 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9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9.5

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8176-9

定价 28.00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

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柯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柯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

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

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依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味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臂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献给

我的妹妹、我的父母以及本杰明

……这并非新闻,我们所居的世界

美无法解释

又顿然毁灭

有它自己的惯例。我们常常远离

家乡,在阴郁的城镇,我们的悲伤

难以译成语言

为人理解

——查理·史密斯,《鸟的意义》

是噢-咔-哩

或空-咔-嘞,那真是夜莺鸣叫

抑或布谷咕咕?——

一只鸟的鸣叫是否

有特殊意味,或毫无意义

更无法确知

——艾米·克兰皮特,《排箫》

目 录

001	乐意
022	无语
043	美国之舞
054	社区生活
074	爱荷华的阿格尼斯
091	字谜游戏
106	四只啼鸟，三只母鸡
117	漂亮的分数
138	只要你高兴
173	房产
	这儿只有这种人：儿科肿瘤病区
208	哟呀学语的儿童
245	了不起的母亲

乐 意

不拿把大剪子干点事，怎么过活？

——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，《内心独白》

在她的上一部影片中，镜头在臀部逗留，裸露的臀部，尽管这并非她的臀部，她还是赢得了乐意的名声。

“你有那个身材。”在切森^①用午餐时，制片方高层这么告诉她。

她看向别处。“人身保护权，”她说道，没有笑容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一个懂拉丁文的臀部。上帝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说。他们朝她微笑，提起他们认识的名人。斯科塞斯、白兰度。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玩乐，头发上喷着发胶的玩乐时间。有时，她为这不是她的臀部而沮丧。本该是她的臀部。一部平庸的影片，一部色情得令人反感的影片：她知道，这让色情愈发不可及了。被篡改的和虚假的。替身。她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参与了。让一个臀部介入。一个假的、不可及的、匿名的臀部。她自己则如该死的奶制品一般如假包换——像随时供应的午餐。

① 切森 (Chasen's)，位于比弗利山的高级餐厅，曾多次举办过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宴。

可她已奔四了。

她开始在果汁吧流连。在名叫“我爱果汁”或是“甜橙”的地方泡上整个下午。她喝果汁，不时去外面抽根烟。别人曾拿她当回事——一度如此——这她知道。还有人与她讨论过拍摄计划：妮娜，波西亚，化着妆的勇气之母。如今她的手抖得太厉害，甚至在喝果汁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喝果汁的时候，她指间的优势牌香烟颤抖得像罗盘指针。寄给她的剧本里，要她说她永远不会说的台词，不穿她永远不会不穿的衣服。她开始接到猥亵的电话，还有署名“噢耶，宝贝”的明信片。她的男友，一位因票房失败的大投资电影而名气见长的导演，一个一周两次对她的孔雀鱼怒目而视，告诉它该去找份工作的男人，变成了天主教徒，回到了他老婆身边。

“就在我们要解决所有磕磕绊绊的时候，”她说，然后便哭了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于是她离开了好莱坞，给她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，回到芝加哥老家，在戴斯酒店租了间房，按周付租金，喝雪利酒，变得渐渐丰满起来。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——沉闷，不过有巧克力夹心蛋糕。有些时刻，当她展望自己的生活，想到“什么？”时，未免了无生趣，或者更糟。在她思绪不连贯而又感觉倦怠的时候，“什——？”已经套上了糟糕错误的形状。没人给过她正经的谋生手段，给她机会过真正的生活。她认定，就是这样。有人给她一罐肉汤和一把刷子，告诉她说：“去吧。”她已在那儿站立多年，困惑地眨着眼，用那把刷子刷着罐头。

不过，她毕竟是个小影星，曾受过一次大奖提名。邮件间接地寄到她手中：通告，账单，感恩节贺卡。不过从未有过派对、晚宴、开幕式或冰茶。她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。

这才是问题所在。每个人的伤感是独立发生的，蹒跚，踉跄，把他们嘶嘶旋转着打回空荡荡的公寓角落，隔绝无依。

她常看有线电视，还经常从一家比萨店叫外卖。过着一种隐匿而极端平静的生活。她租了架钢琴，练习音阶，投资股市，在早晨记录下自己的梦境，以寻找买卖的线索。迪斯尼，有一次她的梦如是说。圣犹达疗法。她小赚了一笔外快。她变得沉迷。摇钱树这个词如口香糖紧紧粘在她嘴角。她试图创新——就股票而言不是好事——于是她开始输钱。一只股票跌了，她就继续买进，等反弹。她开始犯糊涂，开始喜欢盯着窗外的密歇根湖看，泛着涟漪的暗蓝色湖面像她打坏了的照相机。

去找份工作的男人，变成了天主教徒，回到了他老婆身边。

“就在我们要解决所有磕磕绊绊的时候，”她说，然后便哭了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于是她离开了好莱坞，给她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，回到芝加哥老家，在戴斯酒店租了间房，按周付租金，喝雪利酒，变得渐渐丰满起来。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——沉闷，不过有巧克力夹心蛋糕。有些时刻，当她展望自己的生活，想到“什么？”时，未免了无生趣，或者更糟。在她思绪不连贯而又感觉倦怠的时候，“什——？”已经套上了糟糕错误的形状。没人给过她正经的谋生手段，给她机会过真正的生活。她认定，就是这样。有人给她一罐肉汤和一把刷子，告诉她说：“去吧。”她已在那儿站立多年，困惑地眨着眼，用那把刷子刷着罐头。

不过，她毕竟是个小影星，曾受过一次大奖提名。邮件间接地寄到她手中：通告，账单，感恩节贺卡。不过从未有过派对、晚宴、开幕式或冰茶。她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。

“去你的。”她笑了起来。

他的声音变轻了，显得担忧。“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？”他又问。

她的房间是能放进钢琴的角屋。L形，像是一种突然偏离航向改头换面的生活。里面有一张沙发，两张贼木梳妆台，从来不曾像她可能希望的那样整洁。女佣经过时，她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，所以情形变得有点失控。尘埃和头发结成的团，有小脑瓜那么大，在角落飘来荡去。装饰线开始变得黑黢黢，脏兮兮，镜子污腻。浴室的龙头滴水了，她懒得打电话请人修理，只在尾端缠了根绳子，把滴水安静地引入排水管，这样她就不会再为此心烦了。她仅有的一株植物，面向朝东的窗户，耷拉在爆米花桶上，成了褐色，干枯脆裂。窗台上，她为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已经腐烂、融化、冻僵，如今看上去像是瘪了气的篮球——一个她可能出于感情因素而留着的球，某个大赛的用球！那个每天早晨为她送餐的男人——两个荷包蛋，一壶咖啡——把她的事向经理助理报告了，于是她收到了一张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书面警告。

每逢周五，她去艾尔姆赫斯特看望父母。她父亲依然很难直视她的眼睛。他现在七十岁了。十年前，他去看她拍的第一部影片，看到她脱掉衣服跳进泳池。电影评级为家长指导级，但他再也没看过别的。她母亲所有的片子都去看了，之后会搜肠刮肚寻找鼓励的话来说，哪怕是很细微的事。但她拒绝撒谎。“我喜欢你说那句离家的台词时的样子，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手摆弄着裙子上的扣子，”她写道，“那件红裙子真是好看。你应该穿亮色！”

“我去看他们的时候，我爸会一直打盹。”她对汤米说。

“打盹？”